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聚星街杨家狮子头好吃，掉个渣子落地上，拣起，吹去土，还要“咔嚓咔嚓”吃掉。当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聚星办书院，就好这口，去台湾抗法军也没忘让厨子做，可就是做不出杨家狮子头外酥内嫩、微咸稍辣的味道。

聚星街得名于刘铭传题写书院的联句“五百里星聚群贤”。杨家狮子头比聚星街早，之前，杨家的油锅不知起了多少年。

杨家的狮子头和江浙的狮子头不同，是油炸的面点，皱褶百重，和石狮子的头有几份相像。狮子头多作早点，一壶清茶，外加两个狮子头，又吃又品，一天的太阳就格外的清亮。

刘铭传是早晨散步遇见杨家狮子头的，一壶清茶，两个狮子头，吃过品过，心突然充实了。刘铭传心中有事，开缺回乡办学，心中实在不甘。意犹未尽，刘铭传还想吃一个，手下忙挡了。

杨家的师傅还年轻，见了刘铭传有点紧张，双手一揖，要跪下行礼，刘铭传双手挽起，口中说：“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”

书院离杨家油锅不过两三百米，刘铭传天天早晨差人买上几个狮子头，细细品尝，个中滋味在心中流连。

又一个晚上，刘铭传散步，被一如泣如诉的二胡奏鸣吸引，径走过去，却见杨家的师傅在门前入神入心地拉弦。

刘铭传就门前石头坐下，和杨家师傅说话，不多的言语知道，一天的活干完了，拉上一曲放松放松。杨家师傅实际上是杨家的掌门人，杨家狮子头传好几代了，胡琴也是传下来的，包括拉出的曲子。杨家师傅指着做好的狮子头坯子说：等醒面，面醒了，早晨就能下油锅炸了。

刘铭传走近狮子头坯子，坯子和花卷没有两样，里面有葱花、辣椒和生姜。杨家师傅见刘铭传感兴趣，不免多说几句，说做狮子头不难，和面、发面、揉面、斡皮、成形、蒸制、醒面、油炸，刘铭传听得仔细，说：聚星好，星聚五百年，好香的狮子头。这话杨家师傅没完全听明白。

刘铭传一阵风走了。但杨家师傅的二胡没停，一曲又一曲，和山岚地气汇合，氤氲成一种气候。

谁在听？山水听见了，书院听见了，眼面前的狮子头坯子也听见了。

不久，刘铭传奔赴台湾，和法军大战，大获全胜，聚星街人口口相传“刘六麻子保台湾”，竖起大拇指，连说：“好，好，好”。杨家师傅高兴，逢人便说：刘爵帅吃过我家狮子头，连说三声好吃。

刘铭传再也没吃过杨家狮子头，但杨家狮子头的油锅没熄过火，程序一道不少，二胡和二胡曲也一代代传。二胡曲晚晚不断地传送，如泣如诉，最黑暗的日子，也不曾停过，像一根穿针的

线，在聚星的夜里缝出一件件百家衣来。

杨家狮子头传到杨增光手，聚星立街之前不算，已是一百五十年之后了。杨增光是从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杨老响的手中接过油锅，杨老响的狮子方圆百里有名，常有人驾车过来买。杨家狮子头声名远扬，这名百年不断，杨家狮子头成了非遗产品，七十多岁的杨老响是当然的非遗传人。

聚星街起油锅的好几家，也炸狮子头，可就是炸不到杨老响的味，外酥和微咸、微辣做到了，就是内嫩做不到。

几家起油锅的人缠杨老响，杨老响不保守，任几家人跟着学，一道道工序跟着学。几家人似乎学会了，可一开炸，出来的狮子头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杨老响和先人一般，天天晚上拉二胡，聚星街人听得懂，《二泉映月》《梅花三弄》《赛马》，水样流，流得聚星街流出的龙潭河水清凌凌的。

杨增光接了父亲的班，杨老响和杨增光讲刘铭传保台湾的事，也说刘爵帅吃自家狮子头的事，边说边教杨增光做狮子头。面是全麦面，酵头是老酵头，不难学，杨增光几天下来就能独立操作了。

杨老响闲下来，没事就背着手在聚星街上转悠，和老伙计们说说刘铭传。不过，晚上杨老响是必拉二胡的，聚星街的人听惯了二胡声，尤其是《梅花三弄》，不听似乎花开不了。杨老响拉二胡，蒸熟的狮子头坯子是一定在一边的，它们是最近的听众。

杨增光把油锅起大了，狮子头热销，线上线下卖得热闹。

杨家的狮子头好销，别家的卖不出去，杨增光既高兴又高兴不了，杨增光想把活做大，有钱大家挣，市场大着呢。可问题是别家做不出杨家的味，杨增光到别的家现场做，一样的手段，可就是不行。

杨增光和杨老响磨，杨增光相信父亲肯定有绝招。杨增光说：刘爵帅到台湾，没能吃上杨家狮子头。杨老响“哼”了声。杨增光说：几家的狮子头打杨家的牌子，人家不认。杨老响“哼哼”两声。杨增光说：刘爵帅要星聚五百里呢。杨老响“哼哼哼”三声。

杨增光知有戏了。

杨老响抓起二胡，行云流水般的二胡曲《梅花三弄》奏响了。杨老响对着圆月下的圆洞山轻轻自语：祖传的，祖传的哩。

聚星街一到晚上，二胡声此起彼伏，拉给山听，拉给月听，拉给狮子头的坯子听。

狮子头坯子睡着了，二胡曲唤醒它，是为醒面。

聚星街杨家狮子头名声更大了，手一捏外层酥碎，而内里嫩得手掐流水。

“五八里星聚群贤，二三子云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杨家狮子头

（外一篇）

张建军

程奋志”，杨老响常念这副对联，都知道是刘铭传写在书院的对联，还勒石有印哩。

包围

1940年1月，我奶奶无意中参加了一场打击日本鬼子的战斗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还杀了个小鬼子。

我奶奶不承认杀了个小日本鬼子，任谁说也不认帐，直到晚年，我奶奶仍坚持，小日本鬼子的脖子是自己撞向她手中锋利的镰刀的。

小日本鬼子很年轻。我奶奶说，一股子奶性气，但眼中冒凶光，是杀过人的主。

我奶奶是听到枪声，在我爷爷揣把斧头冲进黑夜后，过了会才闯入黑暗中的。时间耽搁是我奶奶找不到合手的东西，镰刀还行，只是锈了，我奶奶在缸沿上磨了又磨，镰刀锋利得闪光，我奶奶满意得颠了下手。

夜深了，星光颤栗，一月的天空、大地都冷，我奶奶喊了几声我爷爷的名字，没有回音，唯听到枪声炒豆样传来。

枪声是从周草圩传来的。我奶奶赶紧慢赶向前跑，离周草圩不远，被我爷爷一把拉进了山丘的沟豁里。我奶奶抖个不停，我爷爷责备我奶奶，说不该来，还说打仗是男人的事情。我奶奶“嘟嘟囔囔”，说：不放心。我爷爷告诉我奶奶，周草圩里有抗日队伍的龙队长，小日本鬼子发现了，包围了圩子，和龙队长的人交上了火。

周草圩是淮军将领留下的圩堡，有围墙，有壕沟，易守难攻。龙队长一直是日本鬼子的心头大患，发现了自是不放过，立即调集兵力，将周草圩围个水泄不通。

龙队长带着圩丁抵抗的同时，派了警卫员杀出重围，向周边的抗日力量求援。我爷爷、我奶奶是在抗日力量到来之前，赶到了周草圩边的。

日本鬼子攻得凶，轻重武器一齐上，我爷爷的斧子、我奶奶的镰刀派不上用场。

凌晨时分，我奶奶听到了身后的动静，捣了捣我爷爷，乘着月色，我爷爷认出了是抗日的队伍。

我爷爷迎了上去，主动说：我认路，我当向导。我奶奶也要去，我爷爷狠狠推了我奶奶一把，我奶奶踉跄了下，站稳时，一支队伍已快速消失了。

抗日的队伍，反包围了包围周草圩的日本鬼子。我爷爷后来说，抗日队伍的枪不行，但背后插着的大刀厉害，寒光滴滴，靠它杀鬼子哩。

枪声又密集了一层，圩内枪向外打，小鬼子的枪应对前

后。日本鬼子很顽强，面对两面夹击，一点不乱。

我奶奶耳朵被枪声震得快聋了，天大亮，我奶奶又看到一支队伍，凶神般扑过来，再次包围了周草圩，我奶奶大吃一惊，是日本鬼子。

包围，反包围，再包围，我奶奶也在包围圈中了。

战场十分的微妙，龙队长向外攻击，抗日的队伍又面临两面日军的夹击，战斗打得异常艰苦，好在周草圩周边是山，谁想速战速决都困难。

我奶奶困在了沟豁里，成了独自一人，进不去也出不来。不过，我奶奶不是十分害怕，山的沟豁里藏住人，也能找到吃的。日本鬼子不是人，坏事干得太多太多，杀人、放火、奸淫，还在井里下毒。我爷爷暗暗和小鬼子干，我奶奶支持，早就想上手。日本鬼子在明处，冲冲杀杀，我奶奶躲在沟豁里看得明明白白，恨得牙痒，可没有办法，只是在心中为龙队长、抗日队伍、我爷爷鼓劲。

我奶奶不知道，周草圩的包围反包围战打大了，小鬼子久攻不下，外地的日本鬼子乘着火车来增援，被新四军打了伏击，折了小鬼子一名少将。

周草圩的战斗一直在激烈进行，小鬼子没能得手，抗日队伍也没占上风。我奶奶担心我爷爷，从沟豁里刚露头，就被飞过的子弹，打了回去。我奶奶识草药，镰刀有用处了，她采了一堆草药，我奶奶想，战后受伤的人多，用得着。

第三天的下午，风刮得厉害，伏击完鬼子的新四军冲了过来，把小鬼子又包围住了。新四军神勇无比，和先前的抗日力量、龙队长配合，小鬼子败下阵来。

一场肉搏战在我奶奶面前展开，小鬼子拼刺刀有几手，新四军敢打敢拼，小鬼子血溅三丈，新四军战士也血洒战场。

一个小新四军战士和一个日本鬼子拼上了，日本鬼子也年轻，眼露凶光，向小战士猛地扑来，小战士处于劣势，我奶奶从沟豁里出人意料冲出，高举着镰刀，小鬼子竟伸着脖子撞上了镰刀。

我奶奶杀了个小日本，一时间，我奶奶成了英雄，可我奶奶不认帐，说，是撞在刀口上了，如守株待兔。

我奶奶读过书，知守株待兔成语。

周草圩之战日本鬼子大败，被击毙三百二十一人，一人是我奶奶杀死的。

我奶奶晚年时，好说周草圩之战，她说自己没枪、没斧子，一把磨亮的镰刀只能砍草。